

一廿之書叢童兒



小牛郎

慈幼印書館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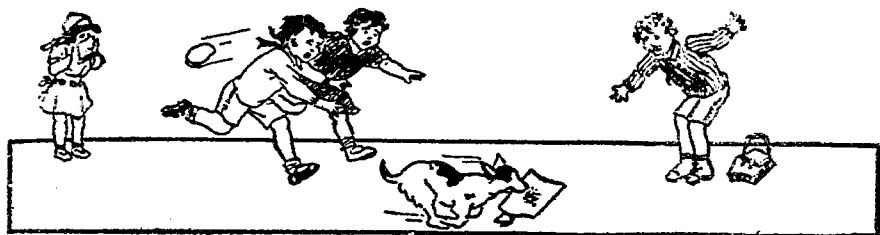


編主運熊盛

小 牛 郎

著才俊余

21



小朋友們：

我已是你們所有的了；願你們好好地待我、保存我、不要糟塌我。

用心讀我，把我的一切介紹給你們的兄弟、姊妹；因為我所有的，對於你們都是有用的，我可以使你們的童年過度得更快活、更滿足！

你們的朋友

小 牛 郎



一

一個清朗的早晨，當個戶主區盛賓先生騎着馬，走過莫利社山谷中那平坦而筆直的道路的時候，看見從小路的籬笆裡，鑽出了一個細小而肥白的傢伙，站在路中，用手勢叫他停止，區先生拿定韁繩把馬停下。

「先生是往波佐小村去的嗎？」一個微弱的聲音問道。

「豈有此理！」區先生自語說：「別囉唆！昔日街頭上的無賴把別人的車子停止，今日連孩子們也學會了這卑鄙的行爲呢！」

於是向那個小傢伙說：「你要什麼？」他說時，聲音是這麼嚴



厲，不但小孩子，甚至連成年人聽了也會嚇破胆子哩。

『敢請恩准我坐上先生的車上去。』小道泉放胆地問道，『呀，只要車上一個小小的位置，對於我已經足夠了，而且我會靜靜地坐着，一定不會騷擾着先生的。』

區先生正要說：「我這裡沒有座位」而揚鞭策馬的時候，偶然瞥見那面無血色挨凍受餓的可憐孩子，不覺慈心大動，便給他說：『快點罷！快上來坐坐近我這裡。』爲因小道泉身子短小，不能爬上車廂，區先生就一手拿着他背後的頸領，一揪便揪他上車來。

『謝謝您，』小道泉感激地說，他一坐下，馬兒就立時趕路，繼續它的行程，小道泉果然守約，靜默地走到一角兒坐下，設法避免觸及區先生的衣角，他的衣服實在是白得很，小道泉並沒有穿上



，領頭的後背泉消小着拿手一生先區
 。來車上他掀便掀一

了潔白的綢衣，原來他是個小泥水匠，整日搬灰運土的人；衣服難免不成灰白，區先生直到那時仍未發覺小道泉衣服上的石灰，竟然錯認爲白粉，便給小孩子說：『你家裡開磨坊的嗎？』

「那裡有這福氣呀！」小孩子回答道：『假若是真的話，只要把白粉刷下就會做成一隻可口的饅頭了！我做泥水匠，昨天剛在聖方德奧建築完了……可恨現在天時又不好了，您看不見在山頂上彌漫着的烏雲嗎？不久就要下雨，後來還要下雪哩，直至春天是沒有賺錢的機會了。』那乖巧的小孩真像是個石灰做成的洋娃娃，區先生仔細地端詳了他好一會，又讓他自由地說下去，然後問他道：『現在你要到那兒去？』

「到額我畧亞地方去，那裡有我的爸爸。」

「這麼遠嗎？」

「不錯。」

「獨個兒徒步去的嗎？」

「啊，誰肯給我作伴呢？不是徒步又有甚麼辦法！不過，當然每走完一段路，就要憩息一會兒的，這樣三天之內就會到了。昨夜我在一個濕而寒冷的草堆上睡覺，覺得很不舒適，今天早晨有點兒疲倦了，所以我膽敢攔阻你的去路，請求你准我坐上車來……如今得你大開慈心，我雙破舊的鞋子，倒也可以虧蝕少兩分了。」

小道泉一面說着，一面伸他的小腿，顯出他一雙赤足來，區先生一看見了小道泉的一雙赤足，馬上大笑起來，打破了路途上一切的沉寂，他的馬兒聽見了，也把一雙耳朵直豎起來，好像也願意跟

主人一起大笑。

「到了家裡，你想做什麼？」過了一會兒，區盛賓先生問。

「有什麼好做呀？我去工作嗎？不，因為天時不好是不能幹建築工作的，我鄉下沒有人在這時候造屋的，我只得在附近地方充當一個馬夫，替人工作一點兒，每天晌午賺得一頓飯吃罷了。」

「我的爸爸是個窮光蛋，所以他不甚快樂，也沒有忍耐，我做泥水匠所賺得來的四個銅元，一到他的手裡，不是馬上便是很快的耗費了！假如我不想用工作來賺錢過活的話，那就只有吃鞭子，老實說來，這就是我的飯餐……鞭子我是不喜歡吃的啊。」

區先生默靜了好一會兒；然後說：「假如我們把你儲蓄下來的金錢，用一個小匣子滙到你父親那裡去，你却跟我一塊兒留在波佐

小村裡居住，你說好嗎？」

「你需要一個小泥水匠修理房子麼？」

「不；我所需要的是一個替我飼牛的人，我想在聖方德奧或在波佐小村做事，這對於你是沒有多大關係的吧……而且你還用不着步行回家，又可以省用你的破鞋，還有一日三餐，沒有吃鞭子的痛苦，這豈不是一舉數得麼？」

「好啊！我很願意，」小道泉喜形於色地叫着，同時伸出他的小手，好像要跟區先生握手立約似的；果然，區盛賓先生也伸出五隻指頭來，讓他握着，同時肯定地說：

「這樣，你要乖乖的直到家裡。」

從那裡，半小時後，區先生的車子已進了莊房上廣敞的院子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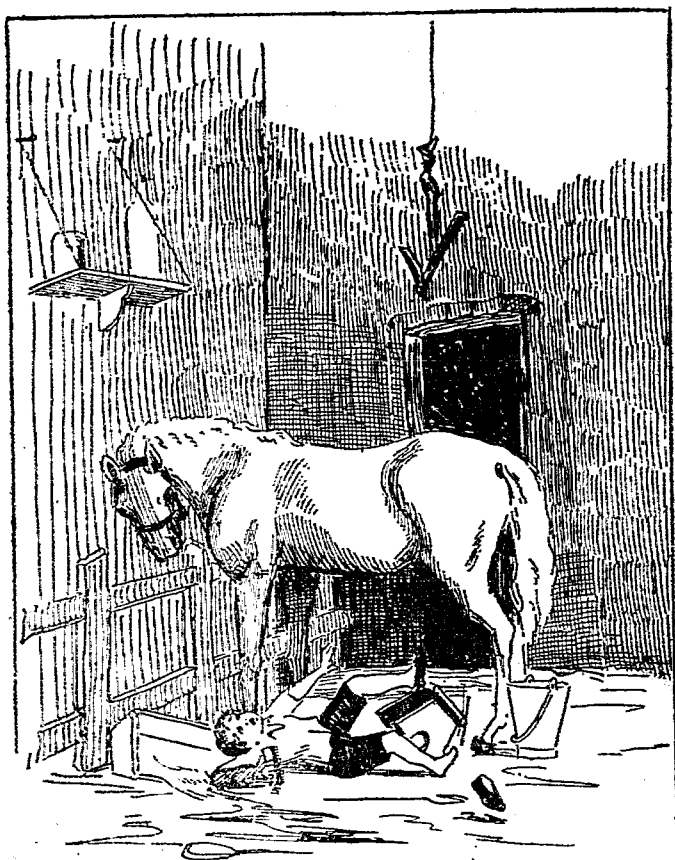
了。區夫人和明莫、娜麗兩個兒子站在門前，當一個僕人走上前來把馬解開的時候，他們看見從車廂裡跳下來一個眼睛漆黑，黃銅樣臉色，全身灰白的小傢伙，不覺驚訝得很。

「關道泉，你要服從他的命令呀！」小泥水匠自己說。

當車子進來的時候，有一群鵝逃走到一邊去，伸長了頸子咯咯的叫着，不知道是歡迎小道泉還是效法明莫和娜麗大笑着，因為這兩小孩子聽了他的名字和見了他的怪臉竟然失敬地開始大笑起來。

二

起初幾天，小道泉雖然知道管牛馬是一件重要的事，但是他以



上地在倒的天朝脚四，來下滑下子肚的畜牲由次幾好他

爲快樂至極了，他身子是這麼短小，若不墊上一張小凳子，他是不能把牲畜洗刷乾淨的；他好幾次由牲畜的肚子下滑掉下來，四腳朝天的倒在地上；還好，牲畜是不曉得嘲笑他的，只是把頭回轉過來，瞧他一眼，然後繼續吃牠們的東西；假如牲畜會思想的話，那末，對於那矮子給牠們掃癢，洗刷身子，和掉下地上來的事，不知有什麼感想了。

更令人發笑的，就是當小道泉把乾草挾到馬槽或牛棚的時候，他爲避免多走路，便盡量的挾着乾草，先把它踐踏好了，然後抽起來。誰見了那些在院子裡跑來跑去的，都以爲是乾草自動離奇地不經而走，因爲小道泉的頭和身體各部分都給草遮蔽着，看不見了。那小泥水匠給牲畜們搬運着食料放在槽裡的時候，汗流浹背，

真是吃力得很；到底對於在那條小路上和區先生的相遇，他不但總沒有埋怨過，而且很慶幸自己的福氣，千方百計的去博得區先生的歡心。真的，馬棚和牛房一向是沒有現在這麼清潔，牆角裡，屋樑上，經年累月的蜘蛛網，已給他的一把很長的掃帚，打掃得一乾二淨；牲畜的床從未試過這麼清潔明亮，馬兒的鞍墊，擦得好像金子一般的光亮；屋外呢，沿着牆腳的石子路，每天打掃幾次，所以非常清潔，小鳥兒對於小道泉所做的却很很不滿意，因為當他們飛下來，跳來跳去找東西吃的時候，再找不到什麼。

『你真乖！』區先生屢次讚許他說：『你真是一個有志氣的小孩子！』小道泉聽了，更加倍努力，把車輪和大小車軸洗刷得乾乾淨淨，又除去車廂裡和馬鐙上的泥，同時唱着他平時愛唱的老調子

和動聽的歌曲，他對於區先生夫婦倆對待他的那副和藹態度，很覺滿意。至於飲食方面，真是滿足而有餘，入夜了，他又能在一個生平沒有享受過的床上安息。

「爸爸的打罵，家裡的窮苦，現在可以不必愁慮了。」小道泉每天至少七次這樣的想着。

在莊房裡，有一個不大快活的人，每次看見小道泉微笑的時候，在他心裡覺着一個忿恨，想立時給他一個耳光。這人就是方靈振。方靈振是一個高大的孩子，生來一副醜臉，兩隻笨拙的眼睛，一個闊大的口，笑起來好像一個齙子；他在田裡作活，常常躲懶。小道泉來莊房以前，他已經夢想過做個馬夫了，區盛賓先生雖然再四地告訴他說：這工作是不能委任他的，可是那孩子仍然盼望會達到

自己所想望，直至院子裡那群鵝歡迎小道泉來臨的晚上才止。「啊，這石灰小鬼，到這裡來毒害我，把我數月來決定了的計劃打破，這是可能的嗎？」方靈振這樣忖度。從這時候起，他對這不速之客，生了毒恨的心情，同時，更渴望小道泉遭遇到不幸，而被區先生驅逐。

雖然，小道泉有着一對自己也不喜歡的短小手腳，和一個矮小的身體，但是不久他已成為衆人，——尤其是區先生夫婦倆所鍾愛的人了，衆人都愛他，只有方靈振一個不是這樣，他外表雖然常像痴子般的發笑，心裡却常找機會來把小道泉奚落一番。

三

一天早晨，當小道泉在牛棚裡分派好了乾草以後，正想也拿去給馬兒吃，忽然聽見從他剛才離開的牛棚裡，來了一個痛苦而長長的牛叫聲，好像其中的牛覺着不舒適似的。

小道泉馬上停住了腳，轉過身來就向那裡跑去，當時區夫人聽聞了悲鳴聲，就跑到跟前問道：「啊，有什麼事情發生呢？」

小道泉回答道：「我也不知道；我現在正去那裡看看。」他到了牛棚裡，走近牲畜那裡去。喔唷，天呀！小花——一隻有栗色斑點，皮毛浩白的母牛，滿嘴染透了鮮紅的血了，小道泉慌張的出了門，走還不上兩步，就碰見區夫人氣喘喘的跑過來。

「小花的口染滿鮮血了。」他急着說。

「唉！」女人嘆息了一口氣，面色也變白了，「可憐的，有什麼事情發生呀？快叫主人來吧！」區先生跑了來，走近小花身傍，用力開了牠的口，先看了一會，然後把手放進小花的口裡去，抽出來了一條貼着小樹枝上的籬笆的茨，就叫道：「可惡！可惡！一條茨在乾草中，怎樣的一回事？怎樣能夠遇到的呢？還好是插在舌頭上，小花也未把它咽下去。」小道泉，你在給牠草料之先，要留心一點！本來你應先仔細看過，好像我們所教給了你一樣。」區夫人插嘴說。又低聲說：「我已經給區盛實說過，這孩子還是乳臭未乾的！」太太，我不但先已仔細看過，而且臨給牠吃之先，也用了三岔叉子把它慢慢的反來覆去；撥開來看過，所以我可以老實說

，是非常留意的。」

「是呀，你是這樣留意，甚至裡面有一條茨你也沒有留意哩！」「女人氣忿地說，隨後推開了門，快快地走了。小道泉覺着很難過；但那可惡的茨在那裡証明小道泉沒有看見過它，雖然孩子明知已是很留意過的，但他沒有方法証明自己是不當受責，區先生馬上遣了人去請一位獸醫來，獸醫把小花的口洗淨和消過毒，又命人在這天裡只准牠喝東西，這事更惹區夫人生氣，因為她不得不多費點時間來給牠預備飲料。

「全是爲了這小鬼的不當心！」她不時高聲地罵，想給小道泉聽見，你們設想一下，爲了這一條可惡的茨，小道泉是多麼的受氣呀！剛才我們說過了，他直到那天的早晨，還是世上一個有福的孩



，西東喝牠准只，後花小過視診醫歌
……了氣生人夫區惹更這

子，他看見人家優待他，喜歡他所做的一切的時候，是多麼的快活哩。『竟然爲了這條茨，我就要受害嗎？』他這樣想：『怎樣會落到乾草裡呢？這麼鮮紅；我爲什麼又不發覺呢？現在我怎辦呢？』區夫人張大她的眼睛望着我，好像要把我活吞下去似的，區先生也嚴厲地走開不願跟我說半句話。他們一定想我是一個不可信賴的人了。『小道泉坐在馬房外，他的頭深埋在兩手中的時候這樣想着，他看不見方靈振把農具放下車廂時用他的眼角偷看自己，在他的口唇間，已流露出他滿懷惡意的微笑。

四

明天早晨，小花已經覺得好些。區夫人給牠預備了最後一次的飲料，趕預備好了，她就叫小道泉來，給他說：『看，這是給小花的飲料，不過你先要待它冷卻了，爲使它快些冷卻，你就要把鍋子拿到牛棚外面半小時才好。小道泉拿了鍋子，又照區夫人所命的做了。當他把食料分給別的牲畜以後，那飲料果然冷卻了，『還有這個！』他一面給小花說這話，一面把這冷的液體遞給牠，『最後一次飲這液體，以後就會吃可口的東西了。』

『哧哧哧！』母牛這樣回答，好像已經明白了，又用牠一雙大眼睛注視着小道泉，可惜半小時以後，小花又大叫起來，顯得很衰弱，區夫人又再次跑來，『有什麼事情發生？』

『我不知道！』

「你已經是第二次犯過了！」

「既然我沒有給小花吃乾草……」

區先生也跑過來，仔細地觀察了母牛一會，說：「小花恐怕肚子痛。」後來，又問他的妻子說：「妳用什麼做成了這飲料呢？」

「用平常的麵子。」

獸醫第二次又請來了，他看了小花的病狀，摸過了牠的身子，查看了牠的口，發覺口裡滿了青黑色的唾沫，就說：「開始中毒了」
「唉！……」女人大叫說。

「怎樣會有這回事？」區先生問。在鍋子裡還有這剩下的葯料，獸醫俯下頭來，研究了一會後，說：「看，那液體是多麼青黑。」
「他把手放進以後，就在液體下撈起來了一片舊金屬，一片滿是銅

鏽的破舊銅鍋底。區夫人像一個負了魔似的，一味咆哮着，又拿起一根近她身旁的掃帚舉起來，瞄準小道泉就要向他那邊擲過去；可幸她的丈夫制止了她。

「讓我給一個使他終生不能忘掉的紀念品吧！」她忿忿地說。

「我真是不明白什麼了！」小道泉吱唔地說，同時臉面發白。

「如果你們疑惑，那末你們的行爲就不對了，這東西不是我放進鍋子裡面去的，既然我需要賺錢過活，直到昨天還非常快活地服侍你們；毒害你們，於我會得到什麼益處呢？」

這些話說得這麼起勁、這麼坦白，連區夫人也感動過來。

「但是，這事怎樣去解釋？」她說。

「剛才這個破舊的鍋底片恐怕是在屋頂上，」區先生說：「當

這一鍋子的葯放在牛棚外邊等待冷卻的時候，一隻貓跳過而掉下來也未可知。」事情好像是眞的，當時獸醫就給小花仔細調理，又很鄭重地說：『沒有什麼沉重！這葯水你們快要給牠喝，不久就會痊癒的，今天傍晚你們就可以給牠吃東西了。』小道泉那時倒在一張粗橈子上，流淚痛哭着，哽咽地說着：『我不知道什麼，我可以發誓，我不知道什麼，我可以發誓……』

五

那整整的一天，他沒有一刻平安，再不聽見他唱歌，也不看見他微笑了。他心中愁苦得很，不是只爲了這次不幸的遭遇，而是爲

了這兩次不幸遭遇將要受到的影響，雖然區先生沒有責備過他，區夫人也禁住了自己的嘴，但小道泉終是覺得主人對他的信賴和感情已經很淡薄了。『再發生一次不幸，我就被他們驅逐了。』他這樣想：『最好還是我自己辭別他們回到老遠的家鄉去吧！』深夜了，他還輾轉不安的在床上不能入睡，他回想着過去的遭遇，尤其是一件特別的他已忘記的事情，就是那條可惡的莢，區先生從小花滿了鮮血的口裡，拿了出來的莢，不是乾的，現在他好像放在眼前一般的記起來了；是一條綠色的莢，一條好像剛從籬笆折下來的莢。

從這裡，可以証明這條莢，不能是在割乾草時留在裡面的。

那末，爲什麼那條可惡的莢，會落到他所給小花吃的乾草堆裡呢？可是這些思想不但不會安慰他和給他平安，反而增加他心理的

煩惱，他實在不能解釋這神奇的事，愈想愈覺得糊亂了。

結果，睡魔把他的眼皮閉上了，但他這次的睡覺比鎮夜不睡還要疲倦，因為他整夜在做夢，夢的不是大小籬笆的茨把母牛的口和他自己的肉刺破，便是綠色葯水和抽筋而倒地叫喊的水牛，當他醒來，知道這些幻想全在夢境的時候，便長長的嘆了一口氣，東方放曙的時候，他把窗子開了，從窗子外馬上送來了新鮮的空氣和柔和的晨光，小鳥兒輕快地從這籬笆飛到那籬笆，從這枝頭飛到那枝頭上去，吱吱啁啁地唱着牠們動聽的調子，附近的雄雞都不停地在報曉。

『够了……』小道泉說，好像要結束他腦海裡所有的言論一般『我是清白無罪，沒有什麼不對的，事情的皂白盼望早日分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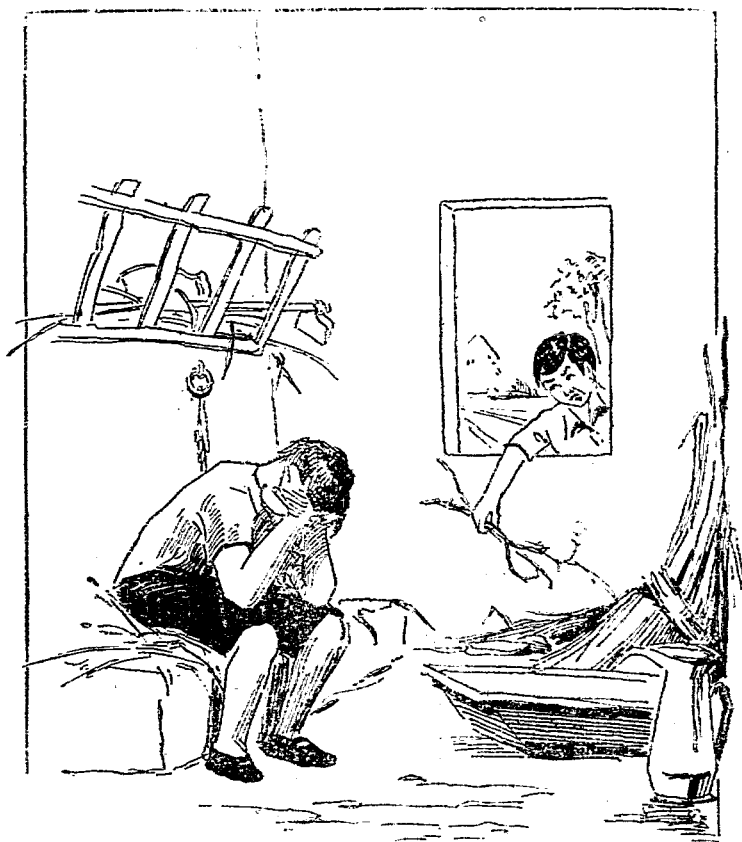
出來。」他起來以後，開始做日常的工作，那時太陽已高昇，普照了大地，區夫人也醒來去幹她的事情，小道泉把馬具一一的擦亮了，大小車輪，牛馬的床都清潔了，他又把牲畜洗刷乾淨了，然後領牠們喝水去，以後一切小小的工作都做完了，他就去預備草料來放在槽裡，他爲避免像上次一樣不幸的遭遇，所以一切都格外留心！他一面忙着作活，一面對着那些餓得叫吃的母牛說：『最好你們忍耐一點兒，這樣獸醫就不會第三次來了！』

結果，牠們的慾望滿足了，小道泉最後就到了那隻母牛那邊，母牛照常把尾巴擺動，望着他，又把鼻子噴出了氣來。

『可憐的好小花，你也吃吧！』小道泉道：『區先生今天要到城裡去，你又要跑一頓了！……一會兒我會給你燕麥吃。』後來坐

在馬房的一張櫈子上，他很疲倦，因為睡得太少，而且又不斷胡思亂想，他需要休息的，把手肘放在膝上，手掌支撐着下巴，重想昨夜夢中的事情。當他這樣坐了數分鐘，在牛棚裡只聽得母牛吃東西的響聲時，忽然不知怎的身子一動，兩隻眼睛好像受了慌似的張開來，他很清楚地看見在獸槽的窗子外進來了一隻手，又從那隻手裡掉下來一樣東西，然後就縮回去的。他一跳就跳起來，飛也似的向牛欄的食槽那邊走去，俯下身子拾起那件東西，那時他覺得整個身子在顫動，他拾起來的原來是一條莢，一條長而紅的莢，好像那條曾經刺傷過小花的莢一樣，是跟一塊新斷的綠色銅片縛在一起。

「可咒罵的東西！」他高聲地罵着：「現在我要跟你算帳！」然後閃電般的出了馬房，轉過了牛棚，心要破裂似的跳動，又穿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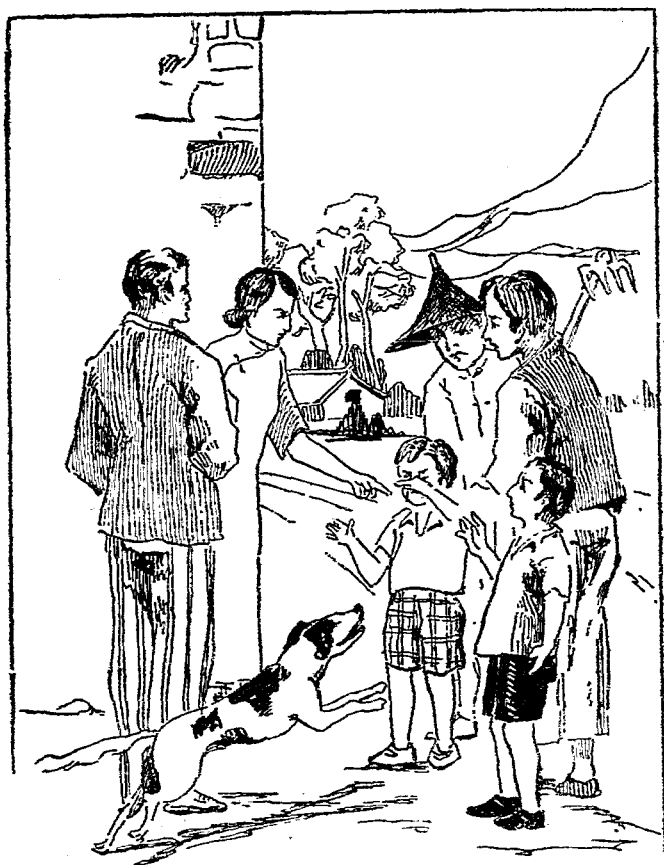


一了來進外窗見瞥，的似慌了着眼雙他然忽
……西東樣一來下掉手隻那從又，手隻

滿是籬笆的阡陌裡，舉目一看，只見……見誰？你們試試猜猜看！是方靈振呀，他因為夢想不到會被人發覺他在掉下那茨的，所以鎮靜地慢慢的走開了。「不要臉的人，一定是你掉下了這條茨啊！」小道泉起勁地叫着，那個孩子住了腳，轉過身來，嚇得面無色人，吱唔地說：「什麼？……」

「是你，是你給小花掉下那條茨在槽裡；現在又掉下第二條！」
「你發痴了！」靈振強辯說。

「是你！」小道泉說：「你又把生了鏽的銅放在葯水裡。」
方靈振老羞成怒要舉起手來想給小道泉一個耳光；但小道泉早已閃過了身子，他打了一個空；後來小道泉竟然不怕自己的矮小，壯起胆子，向着方靈振揮起拳腳來，口裡不停地罵着：「卑鄙的人



○好舊修重入主與；出說盤和事惡的作靈振方把泉道小

！卑鄙的人！是你把茨放在草裡，又把鏽銅放在葯水裡去！……』他只是打，打，却不理會方靈振還給他的拳頭，又繼續大聲叫喊。忽然方靈振停止了打，臉面更加發白，他看見區先生和他的夫人，兩個僕人都來了，又有一雙田莊的惡狗在拼命的向他吠，小道泉後來怎樣跟主人重新修好，這是不必多說的。

只說他從那時以後，仍在區先生家裏工作，歲月催人老，現在關道泉已有了兩撮八字鬚子：他已是一個健全的成年人了；他是區先生最信用的人；田莊的一切都經他辦理的，到現在他有時也會追述起籬笆小茨及鏽銅的故事，每每痛恨在這世上也有壞人的時候，必定生氣得很，可是他也深信在這世上也有善心的人，他常教訓人忘記和寬恕壞心腸的人的醜行。

版 權 所 有 ★ 翻 印 必 究

BUBULCULUS

兒童叢書
第廿一種

小 牛 郎

作 者：余 俊 才

主 編 者：盛 熊 運

印 刷 者：澳門慈幼印書館

發 行 所：慈幼印書館

代 售 處：眞 理 學 會

上海二三杭州路七四〇號
香港四德盛第三街一七九號
澳門卑順堂街十六號
香港干諾道中皇帝行二樓
聖保祿會印書館
南京下關天保里卅四號

(Y. C. 者 劉 校 善 本)

中 華 民 國 廿 七 年
九 月 一 日 出 版

外 埠 免 郵 費
訂 購 費

零 售 每 本 三 角
全 年 (卅 二) 冊 三 元

7933330

D21 - 1.0003

編主運熊盛

書叢童兒

- | | | | | | | | | | |
|--------|-------|---------|-------|--------|---------|-------|-------|---------|---------|
| 10 | 9 | 8 | 7 | 6 | 5 | 4 | 3 | 2 | 1 |
| 女巫的約指 | 薇薇害了我 | 動物世界 | 四義友 | 自由樂園 | 十萬問題【二】 | 小賣技者 | 慈母之聲 | 海豹的故事 | 十萬問題【一】 |
| 20 | 19 | 18 | 17 | 16 | 15 | 14 | 13 | 12 | 11 |
| 瑪里的小提琴 | 三個希望 | 十萬問題【四】 | 驢子的歌聲 | 熊先生的大廈 | 蝸牛小姐 | 強蠻的獅子 | 淘氣的小金 | 十萬問題【三】 | 美畜 |